

## 目錄

contents

劉義章序	012
張方晦序	015
劉民和序	016
蕭壽華序	018
自序	020

## 第壹部

### 荒原上的遺民

024

#### 一

##### ◎

#### 歷史起源

026

不祥之地——吊頸嶺

028

調節風景的山嶺

031

小台灣

038

#### 二

##### ◎

#### 白手起家

044

鐵嶺遺民

046

挖泥翻土

056

小天地

060

盼望之灣

062

攀山越嶺，只為生存

067

#### 三

##### ◎

#### 居民生活

072

警署的探射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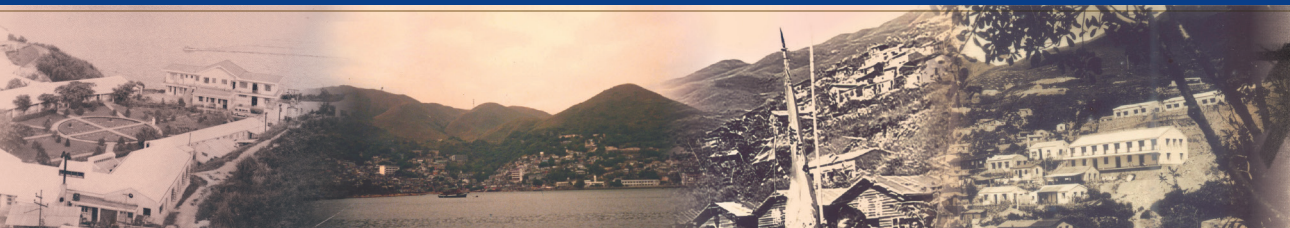
074

風口位

078

唱和、苦澀、陶醉

079



四 ◎ 大街小巷  
民間的文化娛樂  
憶小店

088

090

091

096

098

101

五 ◎ 政治狀況

104

106

112

116

六 ◎ 小區景色

120

122

128

132

134

七 ◎ 學校生活

138

140

150

152

八 ◎ 其他方面

156

158

161

164

教堂鐘聲  
新春佳節、文娛活動  
恐怖弔詭的傳說

文化堡壘  
校風  
六七年的插曲

坪山、石屋、碉堡  
元洲海灘點滴  
觸景傷情  
追憶

棄卒  
反攻與解放  
青天白日滿地紅

拆遷  
郵政與消防  
小販



## 目錄

contents

### 第貳部

### 荒原上的生命軌迹

168

#### 九 ◎

生命無常

170

神的召喚

172

零的突破

175

#### 十 ◎

建社初期

182

背負十字架

184

調景嶺學生輔助社

186

#### 十一 ◎

並肩戰鬥

194

腳下的燈，路上的光

196

相遇、邂逅

198

#### 十二 ◎

信仰生活

204

愛的大家庭

206

我們都是「幸運兒」

212

#### 十三 ◎

苦澀回憶

216

粒粒皆辛苦

218

宿舍生活的苦與樂

222



十四◎

馬可點滴  
獨特小圈子  
那些年的玩意兒

228  
230  
232

十五◎

愛的循環  
晚年歲月  
成了

244  
246  
252

十六◎

噩夢前後  
行過死蔭幽谷  
恍如隔世

256  
258  
262

附錄一

我們的先導者——戴大衛先生  
我們永遠懷念您

270

附錄二

悼良師——愛的奉獻

276

## 劉義章◎序

原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現為香港建道神學院義務副教授。

李怡先生在香港電台主持的《一分鐘閱讀》介紹了《周刊巴爾幹》有關調景嶺一篇文章。文章作者青少年時代在調景嶺生活及上學，他建議香港應該成立一間調景嶺史迹館。調景嶺營合共有四十六年歷史（1950~1996），乃兩代中華同胞安身立命之所；雖然偏處香港一隅，卻名聞遐邇。它是中國上世紀大內戰後（1947~1949）的產物，寄居嶺上者包括曾力戰沙場，出生入死的將領、大學師生、前政府公務員、各階層同胞和大江南北匯聚於香江的眾西方國家，眾宗派差會宣教士。嶺上慕德中學、鳴遠中學、鳴遠小學、路德會小學、宣道小學、觀音學校和調景嶺中學附小暨幼稚園等為全港貧困兒女提供學費低廉或全免的基礎教育。筆者當年的同學有來自港九新界各地，包括觀塘、土瓜灣、西環、上水、粉嶺、元朗等地區。它是香港戰後百廢待興的香港一個教育重鎮，為眾多家庭培養了無數子弟。

調景嶺營還屹立一座馬可紀念之家，為孤苦伶仃或父母無法照顧的孩子提供一個安樂窩和全人教育。創辦人戴大衛二戰時從軍，身歷滇緬等戰役。戰後，他毋忘年少時向神的誓言而回應，從上而下的召命，千里迢迢赴港宣教。他

創辦馬可之家，服事無依無靠的孩童，以上主的愛教育他們成才。戴師母那教士一九四九年來港前長期在河南、湖北從事醫療宣教，能以流利普通話傳講福音。孩子們在馬可之家接受正規學科知識和尊重生命、愛神益人的屬靈教育。更重要者，由於戴牧師和師母言教身教，孩子們耳濡目染，從這家門口走出去的孩子後來大多愛神、愛人，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他們實踐「愛的循環」——報答戴牧師和師母年邁時生活上所需，同時把愛神的心傳承下去，繼續見證上帝無疆大愛。戴牧師伉儷及其孩子們的故事既美麗又感人。

香港人在大陸經歷「文革」的故事實屬稀罕。本書作者計超先生描述了自己在上海的「文革」歲月，告訴讀者他雖身陷絕境，卻依靠信仰而堅持生存。「在神的庇護下，我雖經歷了如此般的劫難，能夠僥倖得以生存，也並非偶然。當年我完全依靠神所賜的聰明智慧，使我懂得長期保存實力的策略和技巧，忍辱偷生於亂世，才使我至今仍保留有清晰的思維和健全的四肢。這種救恩之奇妙，非一般人之所能體會得到的。由於我從小承蒙救恩，從此主的恩，主的愛，都一直沒有離開過我。祂不斷引領我走人生正確的道路，也不斷賜我有足夠的智慧，去應付人生中的各種難題。當時在如此惡劣的境遇中，有時我也只能暗中靜修，與神交往，我亦憑借自己較強的記憶力，去回憶聖經中的故事和金句。當年若非神的憐憫和保守，恐怕我的意志早已被摧

殘，我的生命早已打上句號。由此可見，神的憐憫是何等地豐富，這倒不在乎我們的行為，而只在乎祂的恩典。」由於得到上帝兩位忠僕的鍥而不捨救助他，他得以重返香港再度呼吸自由的空氣。「這使我們深感有信仰的人確為有福，萬事都互相效力，我得以再次蒙恩，返回香港，可謂是一個神蹟。」

調景嶺乃筆者第二個故鄉，因此在閱讀本書時不期然回憶當年生活情景，那時儘管生活清貧，卻貧而樂，正如作者所言：「當年嶺上居民的生活是相當清貧的，但簡樸知足的生活，鄰居之間真摯的感情，反而使人感到樸實生活的快樂和滿足。生活再卑微，但驕傲，同時又顯出寧靜和淡泊。」感謝計先生為調景嶺小區留下珍貴的紀錄，區內人們的奮鬥精神和背後的中國歷史應該被後人記憶。香港人應認真考慮《周刊巴爾幹》文章作者的建議。

「神是愛」上帝的使者無私地服事流離失所的嶺上同胞，見證神的無疆大愛。他們的感人故事都一一由作者娓娓道來。願榮耀、頌讚歸於三位一體的  
天父上帝！阿們。

二零一三年二月 初稿於首爾，定稿於香港

## 張方晦◎序

美籍華人作家。

《荒原上的遺民》這一書稿，是一部充滿明慧判斷和真誠情感的作品。本書的上半部，是以豐富的資料、確鑿的歷史、生動的描繪，加上作者的由衷感想，敘述了這個已從香港徹底消失的區域的全部苦難和奮鬥的往昔，它已經不存在了。

調景嶺的下一代子民，已經融入了世界各國的各行各業，當年的第一代居民，已經遁入歷史。但是，它的四十六年的短暫歷史是可歌可泣的。作者以非常翔實的調查史料和考證結果，使它復活，使它留存於世，這是一個貢獻。記載戴大衛牧師事迹的下半部，是作者以自己少年經歷為主線，寫出了戴牧師以畢生精力，貢獻於香港學生輔助會的全部過程，內容真實、豐富、生動、感人至深。

二零一零年四月 於美國紐約



## 劉民和◎序

基督教晨曦會牧師。

這次前往北美公幹途經香港時，曾經與計超弟兄相約在銅鑼灣會面，首先他頗誠懇自我介紹，當年在調景嶺學生輔助社期間，在戴大衛牧師和那教士的關愛幫助下，才使他現今仍能活在主的恩典中。當天他不但提及關於從前調景嶺不為人知的人物和事情，而且他還表示願意自行籌備資金，將調景嶺簡短歷史記錄彙編成書，讓更多的人能夠知道，這段曾經活在中國人生命中的苦難歷史。因此他想尋找並物色一位在調景嶺土生土長的牧師來寫一篇序言，於是他便名正言順邀請我來完成這項工作。

慈愛的神一直感動他寶貴的心志，當我這次從北美返回台灣途中，我就詳盡閱畢這書稿全部的內容細節。雖然調景嶺是我從小生長的地方，但這社區多年曾經發生各種各樣的事情，我還遠遠不如作者憶述得那麼詳細，實在令人讚歎不已！這次在路途中，我一口氣閱讀書稿時，一邊卻在回味往事。啊！調景嶺畢竟是我熟悉的土地，儘管在書中闡述的每一件事我已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事物，使我不由追憶起往昔嶺上的生活，往事皆歷歷在目，感到實在驚喜。不過當我合上這本書後，我完全可以肯定，作者為此已花費了大量的心血，

加上驚人的記憶力和細膩的洞察力，嘔心瀝血才完成這書稿的。

我記得以前住在調景嶺時，我們常常三五知己，一見面就會說：「到大坪走走吧，到元洲走走吧！」於是我們常結伴同遊同樂同研讀。雖然調景嶺皆好像青少年般純樸，而且還具備忠厚的個性，後來我卻不幸失足染上毒癮，總是戒了又吸（毒），吸了又戒（毒），反覆無常，最後終於在我母親（曹教士）懇切禱告下，憑著神永不放棄的愛，使我深受感觸，於是信靠順服完全歸在耶穌基督名下，重新站立起來，並發揮調景嶺的堅忍精神，從此立志以福音親身去幫助陷身毒海中的癮君子，並著手獻身於戒毒宣教的「福音戒毒」事奉工作，至今已遠達三十六年之久，我本人對神實在感恩不盡。

今天我真誠推薦這本書，不管你們是否了解調景嶺，或許它已被歷史遺忘的緣故。然而早已消逝的調景嶺，對於當年的老居民來說，始終存在著一種真摯豐富的情懷，確實令人難以忘懷。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台灣

## 蕭壽華◎序

宣道會北角堂主任牧師。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看到《荒原上的遺民》成書。書中第一部分講述香港調景嶺地區的早年歷史及社區發展的經過，不單是一種資料整理與分析，也是清晰記錄神在這片被人遺忘的土地上奇妙的作為。

在各種複雜的政治及社會因素之下，從中國流徙至香港的大批難民，包括了大批曾馳騁沙場的國民黨官兵，被安置在這個當時杳無人煙的地方，他們艱辛度日，且不知明天如何。但就在這羣流落異鄉、被社會臨時「處置」的人羣中，神的眷顧與恩惠明顯的臨到他們當中。香港基督教宣道會就在那時候被孕育起來——五十年代初數位流落香港的宣道會宣教士，非因差會計劃在這裏開始宣教工作，而是這些宣教士從中國來到香港以後，看見大批難民，心被聖靈感動，主動堅持要留在香港，不辭勞苦地要服事在苦難中的人羣。當時在短短三年之內，已有二千人受洗加入教會，成為後期宣道會在香港紮根的重要基礎。

神也興起其他不同宣教組織的宣教士，而書中下半部介紹創立學生輔助社

的戴大衛牧師，不畏艱難困苦，專心服事難民中的少年、兒童。在當時各人都只能忙於養活自己的處境下，誰會關心到四處流浪、不得溫飽、沒有機會上學的一大批少年和兒童？神卻是把憐憫小孩子的心腸放在戴牧師、師母的心中，引領他們逐步開展重要的教育及福音工作。表面上看來是人的努力，背後卻處處看見神的手在作工，預備人心，接受這對西方夫婦，如同自己同胞，把自己的子女交給他們牧養。甚至在戴牧師初踏足調景嶺時，就立刻被一位前國民黨的軍官認出，知道他曾是中國遠征軍在滇緬邊界上營救出來的英軍之一。這兩人在異地相逢的消息便不脛自走，以致後來當戴牧師要幫助區內貧窮少年時，便立時得到全體村民的接納與支持。

戴牧師勞苦事主人的故事，今天仍在說話，也讓我們看見他為主所付出的勞苦，並不徒然。今天在世界各地仍有不少戴牧師當年結出的果子，而本書作者計超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心被恩感，雖然付出了多年時間，但仍要努力完成這傳記的蒙恩人之一。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三日 於宣道會北角堂

## ◎ 自序

今天在上海，當你漫步在黃埔江畔，你就能看到華麗的上海灘附近，分佈著許多融合了歐陸情懷和風格聯建而成，具有各國傳統建築特色而形成的一排大廈，至今仍保留著它的原有外貌和裝潢，這排大廈都是在鴉片戰爭之後，逐步建造起來的。

今天在香港，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的正門口，你仍能看見一座已保留了一百五十多年歷史，帶有殖民地色彩的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銅座像，它並沒有因為香港回歸中國而被拆毀，這座銅像也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建造起來的。

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上海和香港兩地，同時存留下來的這排大廈和這座銅像，無疑全屬於以上兩地的歷史史迹。

中國已經發生過的文化大革命，雖然早已過去了幾十年，但當時存在的種種事跡，仍使人記憶猶新，畢竟這也算是一段中國歷史。

再看香港的調景嶺，雖然它早已在香港回歸前全被清拆，但存留近半個世紀的各種事迹，仍然清晰地存留在人們有限的腦海中，畢竟這也算是一段香港歷史。因此，我們絕不能認為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這段歷史，現在已經過時，就可以予以否定，因為過去已發生的這段短暫歷史，畢竟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容被抹殺的歷史真相。

今天在香港的大小書局裏，確有許多關於介紹香港歷史的書籍，但獨欠缺從前有關調景嶺歷史的書籍。即使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和九龍圖書館的眾多藏書中，可惜也很難可以找出一些能完整闡述調景嶺歷史的書籍。

由於筆者從小在調景嶺成長，故對昔日嶺上居民的生活狀況比較熟悉。因此綜合目前各方面的有關資料，特借此基督教見證集，且以當年的政治背景，來描述當時小區各種情況，以揭開這一地區的神祕面紗。不然再過幾十年，這段關於香港調景嶺的簡短歷史，將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消失。

本書共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紹當年調景嶺的歷史和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後半部分主要是敘述一位來自英國的戴大衛牧師，他曾在一九五七年創立了調景嶺學生輔助社 (Rennie's Mill Student Aid

Project)，從此使許多貧苦的青少年學生由此蒙恩，成為神的兒女。

筆者特向所有提供資料的舊同學、老朋友致以誠摯的謝意，感謝他們口述昔日的陳年往事和提供的一些珍貴歷史照片。

二零一三年四月 於香港



◎ 調景嶺大坪碼頭海邊



第壹部

◎

# 荒原上的 遺民的

©2013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2013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gos Ministries Limited  
HTS RESERVED

相片由 Ivan Wong 提供



起源  
歷史

## 不祥之地——吊頸嶺

香港自開埠以來，具有半圓型海灣的調景嶺，就一直是屬於香港版圖的範疇內，它位於九龍半島東隅海畔的鯉魚門附近。香港鯉魚門海峽是維多利亞港東南部的惟一出入口，它正好位於維多利亞港與藍塘海峽之間，北為照鏡環，南為鯉魚門岬角，海峽寬四百至七百米，水深三十五米，可通巨輪，它是船隻連東太平洋的必經之路。

鯉魚門附近有座山叫魔鬼山，又名惡魔山，又稱炮台山，古稱雞婆山，海拔高二百二十一公尺，是一個三面環山、一面環海的荒山半島。基於這地段的海灣規圓如鏡，海面一般平靜無波，於是附近的漁民，就把這海灣叫做照鏡環。照鏡環，又稱為映月灣，因每逢明月之夜，倒映在海



©2013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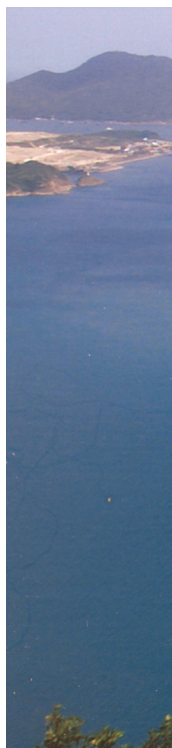
面上的月影，其清澈度猶如天上的明月，由此而得名。

目前有不少資料顯示，一九零零年曾有一位名叫倫尼 (Albert Herbet Rennie, 1857~1908) 的加拿大籍商人開設香港製造麵粉有限公司，當時他以五千圓港幣的代價，買下了將軍澳魔鬼山下照鏡環的這塊平地，於是在當地建造了一所小型磨坊，用來經營麵粉生意，不料在一九零八年，因投資失敗被迫自盡。今天在香港跑馬地的基督教墳場內，仍矗有他的一塊墓碑。從此香港政府就一直沿用他的名字，以英文稱這地方為 Rennie's Mill，意即倫尼的磨坊，而中文則以此不祥之地，稱之為「吊頸嶺」。

從此以後，這個地區就一直荒廢下來，致



©2013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Rennie’s Mill，意即倫尼的磨坊，  
而中文則以此不祥之地，  
稱之為「吊頸嶺」。”

使該地野草叢生，荒蕪不已，根本無人居住。而倫尼破產後的麵粉廠即被拆卸，廠址只剩下一大片平地 and 一個廢圮的碼頭。而對岸的坑口，附近的魷魚灣和茅湖仔一帶，卻仍有長期居住的客家村居民，他們定居在一些祖傳下來的村莊。直至一九五零年，香港政府才更改了吊頸嶺這個不雅名稱，中文正式改名為調景嶺。

自從一八九八年新界租借後，一九零零年，英國曾在九龍鯉魚門魔鬼山上面，建造了兩座炮台和一些碉堡，一座叫做哥賦炮台，始期有六吋口徑大炮兩門，後改為九點二寸大炮一門；另一座叫做砵典乍炮台，設有九點二吋口徑大炮兩門，這兩座炮台的炮位下面都各建有地下室，用作火藥室、炮彈室和作戰指揮部，而當年的魔鬼山炮台，亦是一個軍事要塞。當時這座炮台的用途，主要是用以監察將軍澳地區和藍塘海峽的範圍，因此就成為香港防禦計劃中東海岸射擊指揮部。後來因在二戰期間英國國防部改變了太平洋防禦計劃，在一九三六年將這些大炮全都搬往港島赤柱，從此使這炮台成為一個沒有固定武裝裝備的炮台。

直至一九四二年發生珍珠港事件後，在日軍侵佔香港的三年變

八個月的時間內，他們接管了包括魔鬼山在內的全部炮台和所有碉堡後，致使這些軍事設施，遭到破壞。但在一九四六年後，鯉魚門居民曾前往魔鬼山，拆毀了這炮台頂部的一些鋼筋去變賣。今天在魔鬼山上，僅存兩大無頂炮台和一些碉堡，已成為香港的軍事遺址，可供遊人遊覽。

## 調節風景的山嶺

二十世紀是屬中國人苦難的世紀，貧窮和天災人禍，再加上無休止的戰亂，因此使得無數的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這災難深重的歲月中。而一九四九年那一年，正是中國社會大動盪的一年。它與歷史上屢次變遷一樣，中國一批新的掌

權者，就從另一批舊的掌權者手中，奪得政權的一次改朝換代。於是這批新執政的人物，由此掌控了中國大陸，而另一批被代替政權的舊人物，只得退居到台灣。悲哉，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四九年從此成為海峽兩岸的分水嶺，由此形成了海峽兩岸出現隔海相望，分裂分治的政治格局。

自從當年發生國共內戰後，大陸遍地烽火，人們為避戰亂、為求自由，蜂擁而至，逃難來港，使香港一時成為難民的雲集之地。香港與大陸兩地從此隔絕，於是深圳的羅湖橋，亦被稱為「奈何橋」，而廣九鐵路線直至一九七七年才開通。當時在香港的街頭上，曾出現一批又一批逃港的國軍官兵，他們因來不及登上撤退到台灣的船艦，於是這批人紛紛露宿街頭、飢寒交迫、慘況堪憐，他們中間有敗殘下來的國軍及其眷屬，也有失明和斷手缺腿的傷殘人士，總人數竟達兩萬四千多人。這些人先暫留在上環東華三院的棲留所，每天經登記後，靠東院派